

泉州文庫

詩山書院志

〔清〕戴鳳儀著 戴天璣點校

泉州文庫整理出版委員會  
編

创于1897  
商務印書館  
The Commercial Press

(清)戴鳳儀著  
戴天璣校點

# 詩山書院志

泉州文庫整理出版委員會  
南嶺印書館

**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**

詩山書院志 / (清) 戴鳳儀著；戴天璣點校. —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18  
(泉州文庫)

ISBN 978 - 7 - 100 - 16234 - 0

I. ①詩… II. ①戴… ②戴… III. ①書院—教育史—南安 IV. ①G649.299.57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8)第 122477 號

權利保留，侵權必究。

責任編輯 閻海文

特約審讀 李夢生

**詩山書院志**

(清) 戴鳳儀 著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郵政編碼100710)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山東鴻君傑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印刷

ISBN 9 7 8 - 7 - 1 0 0 - 1 6 2 3 4 - 0

2018年8月第1版 開本 705×960 1/16

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張 13.25 插頁 2

定價：68.00 元

## 前　　言

泉州建制一千三百多年，為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和古代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。“比屋弦誦，人文為閩最”，素稱海濱鄒魯、文獻之邦。代有經邦緯國、出類拔萃之才，歐陽詹、曾公亮、蘇頌、蔡清、王慎中、俞大猷、李贊、鄭成功、李光地等一大批傑出人物留下了大量具有歷史、文學、藝術、哲學、軍事、經濟價值的文化遺產。據不完全統計，見載於史籍的著作家有一千四百二十六人，著作多達三千七百三十九種，其中唐五代二十九人三十二種，宋代二百人三百九十一種，元代二十一人四十種，明代五百三十六人一千五百八十五種，清代六百四十人一千六百九十一種；收入《四庫全書》一百一十五家一百六十四種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五十六家七十四種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十四家十七種。二〇〇八年國務院頒布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，屬泉人著述、出版者十三種。

遺憾的是，雖然泉州典籍贍富，每一時代都有一批重要著作相繼問世，但歷經歲月淘汰、劫難摧殘，加上庋藏環境不良，遺存至今十無二三，多成珍籍孤本。這些文化遺產，是歷史的見證，是泉州人民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的寶貴文化財富，亟待搶救保護，古為今用。

對泉州地方文獻的搜集與整理，最早有南宋嘉定年間的《清源文集》十卷，明萬曆二十五年《清源文獻》十八卷繼出，入清則有《清源文獻纂續合編》三十六卷問世。這些文獻彙編，或已佚失，或存本極少。二十世紀四十年代，泉州成立“晉江文獻整理委員會”，準備整理出版歷代泉人著作，因經費短缺未果。八十年代，地方文史界發起研究“泉州學”，再次計劃編輯地方文獻叢書，可惜後來也因為各種條件的限制，其事遂寢。但是這兩次努力，為地方文獻叢書的整理出版做了準備，留下了珍貴的文獻資料和書目彙編。

二〇〇五年三月，中共泉州市委、泉州市政府決定將地方文獻叢書出版工

作列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一項文化工程。翌年，正式成立“泉州地方典籍《泉州文庫》整理出版委員會”，着手對分散庋藏於全國各大圖書館及民間的古籍進行調查搜集，整理出《泉州文庫備考書目》二百六十七家六百一十四種，以後又陸續檢索出遺漏書目近百家一百八十餘種。經過省內外專家學者多次論證，最後篩選出一百五十部二百五十餘種著作，組成一套有一定規模、自成體系、比較完整，可以概括泉人著作風貌、反映泉州千餘年文化發展脈絡的地方文獻叢書，取名《泉州文庫》，二〇一一年起陸續出版發行。

整理出版《泉州文庫》的宗旨是：遵循國家的文化方針政策，保護和利用珍貴文獻典籍，以期繼承發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，增進民族團結，維護國家統一，提高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，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，增強文化軟實力，為泉州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服務。

《泉州文庫》始唐迄清，原著點校，收錄標準着眼於學術性、科學性、文學性、地域性、原創性、權威性，具有全國重要影響和著名歷史人物的代表作優先。所錄著作涵蓋泉州各縣（市、區），包括金門縣及歷史上泉州府屬同安縣，曾在泉州任職、寄寓、活動過的非泉籍人氏的作品，則取其內容與泉州密切相關的專門著作。文庫採用繁體字橫排印刷，內容涉及政治、經濟、歷史、地理、哲學、宗教、軍事、語言文字、文化教育、文學藝術、科學技術等領域，其中不乏孤稀珍罕舊槧秘笈，堪稱溫陵文獻之輶志。

值此《泉州文庫》出版之際，謹向各支持單位、個人和參加點校的專家學者表示誠摯的感謝！由於涉及的學科和內容至為廣泛，工作底本每有蛀蝕脫漏，加之書成衆手，雖經反復校勘，但限於水平，不足或錯誤之處還是難免，敬請讀者批評指教。

泉州地方典籍《泉州文庫》整理出版委員會

二〇一一年三月

## 整 理 凡 例

一、《泉州文庫》(以下簡稱“文庫”)收錄對象為有關泉州的專門著作和泉州籍人士(包括長期寓居泉州的著名人物)著作，地域範圍為泉州一府七縣，即晉江(包括現在的晉江市、石獅市、鯉城區、豐澤區、洛江區)、南安、惠安(包括泉港區)、同安(包括金門縣)、安溪、永春、德化。成書下限為一九四九年九月以前(個別選題酌情下延)。選題內容以文學藝術、歷史、地理、哲學、政治、軍事、科技、語言教育等文化典籍為主，以發掘珍本、孤本為重點，有全國性影響、學術價值高、富有原創性著作優先，兼及零散資料匯總。

二、每種著作盡量收集不同版本進行比較，選擇其中年代較早、內容完整、校刻最精的版本為工作底本，并與有關史籍、筆記、文集、叢書參校，文字擇善而從。

三、尊重原著，作者原有注釋與說明文字概予保留。後來增加者，則視其價值取捨。

四、凡底本訛誤衍漏，增字以〔 〕表示，正字以( )表示，難辨或無法補正的缺脫文字以□表示，明顯錯字徑直改正，均不作校記。

五、凡底本與其他版本文字差異，各有所長，取捨兩難，或原文脫訛嚴重致點讀困難，或史實明顯錯誤者，正文仍從底本，而於篇末校勘記中說明。

六、凡人名、地名、官名脫誤者，均予改正，訛誤而又查不到出處之人名、地名、官名及少數民族部落名同異譯者，依原文不予改動。

七、少數民族名稱凡帶有侮辱性的字樣，除舊史中習見的泛稱以外，均加引號以示區別，并於校記中說明。

八、標點符號執行一九九六年實施的國家《標點符號用法》。文庫點校循新版二十四史及《清史稿》例，一般不使用破折號和省略號。

九、原文不分段者，按文意自然分段。

十、凡異體字、俗體字、通假字，如非人名、地名，改動又無關文旨者，一般改為通用字；異體字已經約定俗成、容易辨認者不改。個別著作為保持原本文字語言風貌，其通假字則不校改。

十一、避諱字、缺筆字盡量改正。早期因避諱所產生的詞彙成為習慣者不改正。

十二、古籍行文中涉及國家、朝廷、皇帝、上司、宗族等所用抬頭格式均予取消。

十三、文庫一般一冊收錄一種著作，篇幅小的著作由兩種或若干種組成一冊，篇幅大的著作則分成兩冊或若干冊。

十四、文庫採用橫排、繁體字印刷出版。每冊前置前言、凡例。每種著作仿《四庫全書》提要之例，由編者撰寫《校點後記》，簡略介紹作者生平、著作內容及評價、版本情況，說明其他需要說明的問題。

泉州地方典籍《泉州文庫》整理出版委員會辦公室

二〇〇七年二月五日



敬齋公遺像

## 詩山書院志序

書院之設，始於唐而盛於宋，所以輔學校之不逮也。

國家廣勵學官，季有課，月有考，立法綦備。而諸生居處，或百里，或數十里外，或生事維繫，終歲不一至郭門，講解切劘，獲益猶尷。書院則生童竝肆，絃誦一堂，例延名宿，耑掌教事。有膏火以供其朝夕，有朋友以備其觀摩，有書策以資其流覽。賞奇而析疑，稽古而居今。卜子曰：“百工居肆以成其事，君子學以致其道。”此之謂也。

省會之都，講固隆矣。其自一郡一邑，以至一鄉，皆得踵其制而樂育之，非所以造就乎人材，而不以廣狹殊者耶？自功利中於人心，士之趨於捷獲者衆。所習非所用，所教非所求，疲精敝神，以蕲效乎帖括之一涂，其餘則競聲律，工楷法，沾沾自喜者皆是也。先王教士之遺意漸淡焉。而忘所由來，而乘其敝者，乃得挾其不經之說，以簧鼓天下。張其燄足以畔道而離經，充其害遂至傷風而敗俗。議者謂名爲儲才，而實儲不才，至欲舉學校之制，蕩滌而廓清之，毋亦言之過激而未得其方歟！然則居今日而實事求是，亦惟明其意俾勿漓，整其規俾勿墮而已。

詩山居南安北隅，爲唐歐陽博士生長之區。在宋，朱子嘗過化焉。民務耕鑿，土勤鉛槧。曩者，里人擬成書院而未果。光緒庚寅之歲，戴敬齋中翰慨念前緒，力任其艱，與二三同志爲之置學舍，購書田，籌廩膳，踰年而厥事成。由是丹青奐輪，巾卷布序，歲科兩試，游庠食餼者多出其間，蓋彬彬乎有俎豆衣冠之盛矣。爰仿古志書之例，網羅釐訂，自《形勝》迄《藝文》，都爲十卷，以永其傳。而《名訓》一編，於朱子教人之法，纂輯尤備。欲業其中者服膺至教，相期於明體達用，而無或偭規錯矩，以入於袞，其勵學之意甚厚而無窮也。

天下事，成之難而敗之易，故君子之舉事也，必謀諸可久，非以爲身後之名也；亦以締造之艱，圖維之備，期之罔替焉耳。今敬齋倡之於先，使繼其後者守而勿失，庶幾俊髦蔚起，趾美前修，學行事功，增輝志乘，安在詩山一隅，不可與通邑大都育才者相頽頏也哉！吾爲表敬齋撰志之深心，而因叙學術盛衰之源，以誌學者，使觀感焉。

光緒庚子九月，福建督學使者南海戴鴻慈謹序，黃搏扶謹書。

## 南安詩山書院志序

書院，即古鄉學也。自來學校之典，特隆於三代，而學術之弊，莫甚於制科。古者，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，凡一都一邑，以至一鄉，莫不有學。升其率教，而屏其不率教，即以是爲銓選之法，治化所以獨隆也。

秦火而後，學校廢而王迹熄矣。漢興，崇尚經術，搜討遺編，詔置學官，經學遂極一時之盛。而國家仍以選舉得人，名臣蔚起，循吏代興。伏處巖穴之士，尤多矜尚奇節，政教聿修，蓋古道猶有幾希存焉者也。

降及後世，改設制科取士，後器識而先文藝，忌實踐而尚浮辭，利祿中於人心，上以是求，下即以是應，士風日陋，士趣日卑，遂不可問。昔朱文公慨學校之不修，正學之不明，俗士溺於利祿榮名之日深也，喟然曰：“居今之世，雖宣尼復生，亦不免應舉。非科舉累人，人累科舉耳。若高見遠識之士，讀聖賢書，據所見爲文，得失置之度外，雖日應舉而不累。”至哉言乎！可以針俗學之膏肓矣。且知南康時，嘗構鹿洞書院以講學，知潭州則改建嶽麓書院，晚年復有武夷之築、滄洲之築，意至無窮也，不拘足柱礎狂瀾哉！

原夫書院之設，嚆矢於唐，盛行於宋。其最著者，鹿洞、嶽麓而外，則有鍾山、金臺，世所稱四大書院。遺規宏備，至今存爲後世法，所以輔學校之不逮，相與正誼明道，拯陷溺於天下者也。迺今者，直省郡縣書院如林，選名區，構精舍，庋書籍，置租田，規模固猶是也。而擁皋比者，虛有主講之名；懷鉛槧者，曾無請益之實。惟官師月課，競投塵羹片帙而已。以視郡縣諸學，虛糜餼廩，師若弟漠不相識，相去幾何？且問其所造就者，罔非俗學之士也；所訓課者，則仍應舉之文也。偶有翹然傑出之士，要不過工詩歌，精六法，旁涉泛鶩，標榜聲譽以相高。返諸昔賢構院、作人本旨，大相刺謬矣。矧揚其波者，復嘵嘵然以爲

士之所習非所用，上之所得非所求，相率爭驅於新奇詭異之途，逐末忘本，出墨入楊，不重可慨哉！

詩山爲閩南勝區，在泉之南安十一都，迺唐博士歐陽四門發祥之地，亦朱子過化之鄉也。戴敬齋中翰，世居山麓，憲夫泉俗驍悍，習於私鬥，強漁弱，大陵小，鮮識禮讓。而彼都人士去縣治豐州書院，道里窵遠，莫與甄陶。乃倡捐鉅資，就山頭鄉朱子祠拓爲詩山書院，並爲置書田，羅子史，繕規條，慮久而廢弛侵蝕，復爲蒐志十卷，以誌來者。

壬寅冬，余來守清源，中翰袖所輯《詩山書院志》索序，余受而讀之。至《名訓》一編，乃知中翰拳拳於先賢先儒修身窮理之學，教人養士之方，志在易俗興賢，非徒沾沾於科舉榮名者，規制完美，體例精詳。中翰誠有心世道人哉！特是方今功令，歲科鄉會，舍制藝而從事策論，兼試西國政教、工藝諸學矣。學問之道，原視風尚爲轉移。古人讀書難，今人讀書尤難。不博古無以通今，不達時亦無以應變。然不於修身窮理端其本，終無以成遠到之器，躋君子之林。尤願主持文教者，憲宿弊，勵真修，正本澄源，時舉《名訓》一編相詔勉，庶多士超然科舉之累，鄉學得媲三代之隆，士號通儒，民敦善俗，用副中翰繾綢初衷，毋徒以桂杏藻芹矜育材之盛，誇志乘之光，是則余之所深望也，故樂爲之序。

光緒壬寅季冬之月，泉州府知府番禺金學獻頓首拜序，壬寅補科舉人晉江黃鶴頓首拜書。

## 詩山書院志序

抗懷數千載間，而觀古人之撰述成書，非得已也，有所懼也。思、孟之述《中庸》，作七篇，懼道學之失傳也；伏生、高堂生、劉更生之釋羣經，懼經學之就湮也；子長、孟堅、蔚宗之纂史書，懼古今得失之無徵也；李吉甫綴《元和郡縣志》，王東陽綴《方域志》，范石湖綴《吳郡志》，鄭夾漈綴《全閩通志》，亦懼山川、人物、典章之久而莫考也。雖載理載事，不無輕重鉅細之殊，而其因已然之迹，發蕩然之懼，逼爲不得不然之撰述，則先後同符也。

茲志，詩山一隅耳；書院，一事耳。如泰山一土壤，滄海一細流，觀者渺而小之，何得比古書維繫之大？况不佞儀謾學譎材，言多失當，如補鍋之匠欲鑄湛盧，奏瓦之音欲希廣樂，適足見誚而自點耳，何敢方古人譔述之隆？然其不得不纂之苦衷，則差有類焉。

方其諗同志，竭愚忱，以創斯舉也，曷嘗有纂志意？及建舍、購田既竣，不佞竊幸講學有地，瓣香有費，修膳有資，詩山之人材繇此茂矣。而衆猶嘵嘵然，謂此時雖有寢興氣象，恐將來豪黠覬覦，或滅裂章程，則講舍之規模易墜；或蠹蝕書田，則先哲之瓣香與師生之修膳僥焉而莫給其貲。不佞聞之瞿然懼，以爲天下事，圖之難而失之易，亡以維繫之，何以歷久而不磨？於是稍有纂志意。

又嘗讀府縣志，深憾詩山一隅，距郡邑泰遙，採訪者挂一漏百。如芹山爲四門發祥之地，白雲室爲四門肄業之區，鵬峰、文章山爲紫陽遊題之所，舊集紀載與故老傳聞，鑿鑿可據，志乘概略而不傳，則其他名勝之闕失可知矣，則歷代藝文之放軼更可知矣。使不綴其底本，以備將來外史氏之捋擷，焉知勝區遺墨不泯泯然終於湮淪乎？且夫先哲之實行名言，後生之鑑也。非乘此學校方興之時蒐輯之，以資考鏡，恐學者專尚帖括，罔知繹其傳贊，佩其訓辭，或者汨於

利欲之紛拏，雜於異言之喧豗，而亡繇入道，是豈非學術人心之大可懼也耶？

不佞用是忘其固陋，仿古志書之例，摭撫成篇。志形勝，以彰地脈之靈；志列傳，以式人師之範；志興建、書田，以詳顛末而防微漸；志祀典、考課，以妥先賢而策後進；志名訓、藝文，以端品學而煥文章。言雖詘而有盡，心之冀望詩山，則殷而無盡矣。後君子展閱斯志，肯鑒不得不纂之苦衷，勿用以覆瓿，而用以扶輪，則不佞因懼生望，因望生慰。而詩山之典物不墜，文物自蕃，異日者，偉人間出，其將有干城道學，羽翼羣經，輝映國史，俾斯志得附以傳乎？

時光緒乙巳年中秋節，南安戴鳳儀敬齋序，受業劉尊光頓首拜書。

## 詩山書院志凡例

一、自班掾立十志爲志書權輿，厥後分門纂輯，凡都會、州縣以至山川、學校，各有專書。若《郡國志》、《十道志》、《華山志》、《武彝山志》、《南溪書院志》，其昭昭也。歷觀諸志，分綱別目，繁簡每不相沿，要在確實詳明，可爲後人徵信而已。茲志以綱該目，分爲八門：首形勝、次列傳、次興建、次書田、次祀典、次考課、次名訓、終藝文。其間秩然有序，閱者自能會意焉。

一、仿古圖史并列之意，繪圖像以弁簡端。首詩山，次詩溪、詩村，次書院，次朱子、歐陽先生，餘不備繪，所以重其主而舍其客也。圖附以註，像附以贊，俾覽者如見其地其人焉。

一、古人形勝志，紀山川都里之勝，即《漢書·地里(理)志》之意也。吾南形勝，惟詩山最著，且爲書院主名，故首揭之。芹山本詩山之支，歐陽毓秀於此，宜提出以見其所宗。其餘諸山，就形勢上下，次第綴列，分之各有其名，合之皆隸屬詩山。川以詩溪統之，都里以詩村統之，從其舊也。

一、志乘例有列傳。襄陽之傳耆舊，汝南之傳先賢，皆仿《史》、《漢》體也。朱子已見於《宋史·道學傳》，歐陽先生已見於《唐書·文藝傳》。但《道學傳》有一二錯訛倒置，《文藝傳》祇傳其科名、文章，而於倫常、性理處，畧而不詳。茲遍搜《綱鑑》、《世紀》、《年譜》、《行狀》、《南溪志》、《福建通志》諸書，爲朱子傳贊；細考《歐陽文集》、李貽孫《序》、韓愈《哀辭》、《文獻通考》、《閩川名臣傳》、《通志》、《府志》、《縣志》諸書，爲歐陽先生傳贊，疲精剝慮，匝月纂成。只述舊而已，不敢一語臆造，以誣先賢。蓋仿班襲於馬之例也。衛正叔纂《禮記集說》曰：“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，某此書惟恐不出於人。”儀於二傳亦竊比此意。

一、志乘例稱人皆直書其名。詩山奉二先哲爲宗主，稱名未免不尊。茲仿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、《孔子弟子列傳》，稱“孔子”不稱名例，書之曰“朱子”；仿《古文辭類纂·白雲先生傳》、《朱竹君先生傳》，稱“先生”不稱名例，書之曰“歐陽先生”，特以表其尊崇之志云。

一、《歐陽考》辨析詳確，足與《傳》相發明，附錄《傳》後，以便瀏覽。

一、書院之建，上以崇先師，下以培後進。學術、民風，賴斯維繫，則顛末不可不詳。茲一一備載，仿《通志·志學校》例也。

一、書田爲贍土之資，斯文菽粟，關繫匪輕。然古來學田、學租，每被豪猾侵佔，皆由未嘗繪圖，易於混冒；即有田券，亦歷久必壞，此不可不預防也。茲援志乘載學田例，而加詳焉。先立規條，以除厥弊；次刻田券，使鐵據不磨；次繪田圖，使疆界、升斗、長短、廣狹、斜直之類，明若列眉；次詳糧額，使徵徭有定，胥吏不得侵漁；次立佃券，使認耕者不得混卸短欠；訂租額，使盈縮相勻，豐凶不得議減。慮遠思深，首創之心苦矣。世世相維，則深有望於後之君子。

一、書院田不名曰“學田”，恐與州縣各學田混也；不名曰“院田”，恐與佛家寺院田混也。仿藍鹿州《棉陽書田志》例，名曰“書田”，以見爲書生恒產云。

一、《漢書》志郊祀，《大清會典》分大祀、中祀、羣祀，皆所以明祀典也。朱子躋諸哲位，薦馨徧天下；歐陽先生列鄉賢位，郡治北、縣學左，俱有專祠，祀典昭然可考。詩山於祭期、齋戒、祭器、祭物、儀注、頒胙，既一一衷諸典禮，宜備載於簡，俾後人相承勿替。

一、漢以前考課之法，嚴於課官，而寬於課士，以上之待士，重教養不重考核也。自設科較藝之制行，於是士重考課，書院亦遞仿之。茲錄開課儀節，終之以課規，欲學者知國家設立書院，不徒以文章爲重也。至考課事宜，二十八條章程已詳，茲不贅。

一、程子謂：“大學之法，以豫爲先。人之幼也，智愚未有所主，當以格言至論，日陳於前，盈耳充腹，久自安習。日復一日，雖有譏說，不能搖惑。”觀此則知，紬繹名訓爲學者最要緊功夫也。但古來名訓林立，不能遍登。詩山既宗考

亭、四門，奉其訓以誘人則易入。爰恭錄一卷，而竊附鄙語，仿“書後”體也。掌教者肯鑒區區之意，於授徒時頻頻講解，令其熟讀有得，然後參以《性理》、《近思錄》，進以四書、六經，擴以子史，將來胸中確有把握，自能仰高鑽堅，以進於君子之林矣。

一、《漢書·藝文志》祇載書目，《福建通志》兼採古文，較周備無遺。茲將先輩著述名目，綴入小序，而備志其有關於形勝與書院者，以爲後世徵文之資，蓋取《通志》義例而變通之也。

一、詩山中碑記、遊記等篇，散失甚多，存者寥寥，悉錄之以資觀感。

一、詩章分類綴輯。各類中以時代爲先後，既免凌躡，亦可便將來之續採。

一、朱子與歐陽先生匾聯甚夥，難以悉登，就書院中所懸挂者錄之，以見爲文之緒餘爾。

一、纂志人所譏述，如《郭山廟志》，例得自書，藝文例得自收。

一、詩山向未有志，茲擷摘羣書而考其異同，正其譌謬，不敢纖毫苟且，蓋欲傳信於後人云。

一、詩山人物自歐陽破荒後，科甲選貢、名臣、循吏、孝義、節烈、文章、武功，以及閭里淑修、巖阿逸老，後先接踵，甲於吾南。一時殊難博搜，且懼其與列傳雜也，擬再輯《詩山文獻錄》一書，以補其闕。

一、作史莫難於志，江文通嘗言之。况儀僻處山陬，采摭未備，又素無論撰之才，難辭固陋之誚。所望當世高明君子，指其瑕疵，匡其不逮，則幸甚！